



第七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2(a)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
不容忍行为：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
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第 2106A(XX)、
3381(XXX)、71/180 和 72/156 号决议)

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行
为问题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处谨向大会转递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
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滕达依·阿丘梅依照大会第 72/156 号决议编写的报告。

* A/73/150。



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摘要

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论述了当代形势下利用数字技术传播新纳粹主义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问题。她指出了美化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及其他助长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做法的最新趋势和表现形式；着重提到各国在根据人权法规定打击在网上传播这种极端思想方面应尽的义务，以及科技公司根据人权原则承担的责任。她还确认国家和科技公司在对付新纳粹团体和其他仇恨团体在网上制造种族主义仇恨言论方面的良好做法、行动和举措。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利用数字技术传播新纳粹主义及相关意识形态.....	4
A. 宣传、种族主义和不容忍神话、传播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	4
B. 招募、联络和筹款	6
三. 适用的种族平等框架	9
A. 国际法	9
B. 区域法律	11
四. 打击网络上的新纳粹主义和其他相关不容忍表现的良好做法.....	13
A. 会员国的做法	13
B. 科技公司的好做法	14
五. 结论和建议	17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2/156 号决议提交大会的,其中请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向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说明该项打击美化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及其他助长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做法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讨论了数字技术在传播新纳粹主义及相关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她着重提到在网上美化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和相关意识形态的趋势;这些做法造成的后果;适用的国际和区域人权法律框架;以及各国、科技公司和民间社会行为体的良好做法,表明有希望可以限制使用数字技术传播仇恨。

2. 正如任务负责人以往的报告(A/67/326 和 A/HRC/26/49)所强调的那样,数字技术包括因特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全世界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和核心组成部分。对许多人来说因特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主要信息来源和通信手段。尽管数字技术发展开启了积极的社会转型,但这些发展也助长了仇恨运动包括新纳粹主义或相关意识形态的传播。¹

3. 纳粹和新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否认种族平等,鼓吹在必要时采取极端暴力,以实现其压迫和歧视的愿望(见 A/HRC/38/53, 第 5 段)。这些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是从骨子里仇恨犹太人,并致力于反犹太主义。新纳粹主义还把矛头对向斯拉夫人、罗姆人、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以及穆斯林等其他许多种族、族裔和宗教团体。它同样诋毁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及残疾人,有时候还诋毁妇女。

4. 网络社区可以成为鼓吹种族优越和不容忍群体的安全港,使他们能够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组织会议和暴力抗议活动、筹募资金并从事在现实世界中较难以进行的其他活动(同上,第 27 段)。数字技术提供的匿名功能及其相对容易的跨国可获取性,帮助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转为更接近主流。结果在网上出现了更多的鼓吹仇恨思想的群组和个人。² 正如一位评论员指出的那样,一个监测组在 1995 年仅记录到 3 个种族主义网站,到 2011 年已记录到 14 000 个这样的网站和论坛。³

5. 与网上种族主义和仇外仇恨团体有关的有害影响和侵犯人权行为并未对每一个社会成员产生同等影响。犹太人仍然特别容易受到网上反犹太主义的攻击,本报告将通篇对此进行讨论,但其他人也受到影响。例如,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项

¹ N. Alkiviadou, “Regulating Internet Hate: A Flying Pig”,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mmerce* (2016), available at www.jipitec.eu/issues/jipitec-7-3-2016/4511.

² C.E. Ring, “Hate Speech in Social Media: An Exploration of the Problem and Its Proposed Solution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Graduate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No. 15 (2013), 可查阅: https://scholar.colorado.edu/jour_gradetds/15/.

³ Alkiviadou, “Regulating Internet Hate”.

研究发现，美国的少数族裔群体比白人更有可能面临网上的种族或族裔骚扰，同样，在网上妇女也比男子更可能受到与性别相关的骚扰。⁴

二. 利用数字技术传播新纳粹主义及相关意识形态

A. 宣传、种族主义和不容忍神话、传播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

6. 数字技术对于新纳粹主义团体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将其作为一个广泛宣传其意识形态的手段。结果数字平台成了基于种族、族裔、宗教信仰和相关理由传播仇恨言论和煽动歧视、不容忍和暴力的工具。因特网具有基本不受管制、分散、廉价和匿名的特性，使这些团体能够跨界联网⁵ 并传播其仇恨信息。一项研究显示，自 2012 年以来，出现在推特上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增加了 600% 以上。此外，推特上的白人民族主义者最热衷谈论的主题之一是“白人种族灭绝”概念，其定义是现代社会日益多样化对“白种人”构成危害。⁶

7. 某个国家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依靠社交媒体平台接收信息和获取新闻内容。⁷ 在这种背景下，新纳粹团体和其他仇恨团体利用这些平台分享支持其令人不齿的理念的内容，包括在网上以离线状态下难以实现的规模分享针对被污名化群体的有害定性观念。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右翼社交网络用户绝大多数都在吸收和转发劣质、极端主义、耸人听闻和捏造的“新闻”，⁸ 这些新闻传递定型观念和相关宣传，使针对目标群体的暴力行为更容易被接受，也可能更容易实现。⁹ 新纳粹团体和其他仇恨团体严重依赖种族主义模因和图像为其利益服务，并传播有关穆斯林、犹太人、非洲人后裔、移民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以及妇女的有害定型观念，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⁴ 皮尤研究中心，“2017 年网络骚扰”（2017 年 7 月），可查阅：http://assets.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4/2017/07/10151519/PI_2017.07.11_Online-Harassment_FINAL.pdf。

⁵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社交媒体上的青年和暴力极端主义：绘制研究结果(2017 年，巴黎)，第 19 页。可查阅：<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6/002603/260382e.pdf>。

⁶ J.M. Berger, “Nazis vs. ISIS on Twitte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hite Nationalist and ISIS Online Social Media Networks” (September 2016), p. 3.

⁷ 皮尤研究中心，“2017 年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新闻利用情况”（2017 年 9 月），可查阅：www.journalism.org/2017/09/07/news-use-across-social-media-platforms-2017/。

⁸ 计算项目研究项目，“美国社交媒体的两极化、党派偏向和垃圾新闻消费”（2018 年 2 月 6 日），可查阅 <http://comprop.oii.ox.ac.uk/research/polarization-partisanship-and-junk-news/>。

⁹ K. Chahal, *Supporting Victims of Hate Crime: A Practitioner’s Guide* (Bristol, Policy Press, 2016); D. Keats Citron and H. L. Norton, “Intermediaries and hate speech: fostering digital citizenship for our information age”,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91 (2011), p. 1437; T. Morris, “Networking vehement frames: neo-Nazi and violent jihadi demagoguery”, *Behavioural Sciences of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Aggression*, vol. 6, No. 3 (2014), pp. 163–182, at pp. 163–171; and L.M. Woolf and M.R. Hulsizer, “Intra- and inter-religious hate and violence: a psychosocial model”, *Journal of Hate Studies*, vol. 2, No. 5 (2003), pp. 5–25.

和期间纳粹的宣传和虚假信息战略如出一辙。¹⁰ 与新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网络新闻媒体大大助长了虚假信息的传播和新纳粹主义宣传。他们积极煽动支持者们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络和渠道评论和分享攻击性内容，并依靠记者、博客或其他人帮助传播内容。¹¹

8. 反犹太主义的仇恨言论是社交媒体上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例如，包括新纳粹分子在内的一些推特用户为了单独挑出他们认为是犹太人的记者和其他人，从2016年开始把他们的名字用“三个括号”括起来。这种做法是一种威胁姿态，是为了诋毁目标个人的专业知识和信誉。¹²

9. 正如特别报告员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见 [A/HRC/38/53](#)，第 31 段)所述，YouTube 仍然是全球包括极端主义和仇恨支持者们的主要视频共享平台。一位评论员表示，YouTube 频道、内容和用户评论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针对被新纳粹分子污名化的群体进行种族主义、厌恶女性和同性恋言论的交流和转播。¹³ 每月观众人数超过 15 亿、每分钟上传 400 个小时新视频的 YouTube¹⁴ 是新纳粹团体和其他仇恨团体用于交流，并向大批观众播放他们的宣传内容的重要工具。在包含仇恨内容的频道上播放的许多视频的观看次数已超过 100 000 次。¹⁵ 例如，2013 年，在 YouTube 上播放的一部长达 6 个半小时题为“阿道夫·希特勒：从未讲述的最伟大的故事”的视频，成为分享最多的内含白人民族主义内容的视频。¹⁶ 该视频推送出一个亲纳粹的修正主义陈述，至今仍可在该平台上看到。新纳粹团体和仇恨团体通常制作视频扭曲现实和编造宣传内容，往往经过操纵或改编以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并把他们的设想制作成虚假图像。¹⁷ 此外，YouTube 的推荐算法和“自动播放”功能可能正符合仇恨群体的目标，以便根据观众看过的视频引导他们观看往往内容更极端的新视频。¹⁸

¹⁰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纳粹宣传机器”，可查阅：www.ushmm.org/collections/bibliography/nazi-propaganda#h112。

¹¹ A. Marwick and R. Lewis, “Media Manipul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Online” (2017), p. 3. Available at https://datasociety.net/pubs/oh/DataAndSociety_MediaManipulationAndDisinformationOnline.pdf。

¹² 反诽谤联盟，“社会虚拟现实中的仇恨”，可查阅：www.adl.org/resources/reports/hate-in-social-virtual-reality#cautionary-tales-hate-bias-and-harassment-in-video-games-social-media-and-the-tech-industry。

¹³ Ring, “Hate Speech in Social Media”。

¹⁴ Bob Moser, “How YouTube became the worldwide leader in white supremacy”, New Republic, 21 August 2017, available at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44141/youtube-became-worldwide-leader-white-supremacy>。

¹⁵ Ring, “Hate Speech in Social Media”。

¹⁶ Berger, “Nazis vs. ISIS on Twitter”, p. 11。

¹⁷ B. Mock, “Neo-Nazi groups share hate via YouTub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20 April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splcenter.org/fighting-hate/intelligence-report/2007/neo-nazi-groups-share-hate-youtube>。

¹⁸ Z. Tufekci, “YouTube, the Great Radicalizer”, New York Times, 10 March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10/opinion/sunday/youtube-politics-radical.html>。

10. YouTube 也成为鼓吹和美化暴力和煽动大规模屠杀穆斯林、犹太人和其他团体的新纳粹主义音乐视频的温床。仇恨音乐视频通常会庆祝大屠杀、引用反犹太人阴谋论和其他相关的种族主义仇恨言论。¹⁹ 在 2017 年 8 月美国夏洛茨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活动之后，几个在线音乐平台撤下来与新纳粹主义相关的音乐。²⁰ 但是，要确保删除网上的种族主义内容仍然困难重重。

11. 新纳粹团体和其他仇恨团体也利用因特网和社交平台宣传他们的暴力行为。例如，2011 年 11 月犯下仇外杀人案的安德斯·布雷维克在其推特和脸书的简介中发表了一份反穆斯林宣言。被指控 2015 年 6 月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座教堂内杀害了 9 名黑人的白人民族主义者 Dylann Roof 在开枪的几周前也在网上公布了一份种族主义宣言，还有他本人持枪的照片和显示与白人至上主义相关标志的照片。²¹

12. 一些新纳粹及相关组织的战略是以陈述科学或事实为幌子，编造仍在宣扬仇恨谬论的种族主义内容。²² 多年来，仇恨团体的支持者们一直在竭力修饰他们的话语，企图将新纳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其他相关意识形态“理智化”，以求使他们的理念成为公共讨论的一项内容。²³ Stormfront 是最悠久、最有影响力的种族至上主义网站之一，它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该网站于 1995 年启用，2017 年 8 月关闭，经过一段时间演变后该网站上的言论以看似更可接受的话语来掩盖仇恨言论。²⁴

B. 招募、联络和筹款

13. 拥护新纳粹主义及相关意识形态的仇恨团体越来越依赖因特网和社交媒体平台来招募新成员加入他们的行列。很多仇恨团体利用这些平台分散其招募活动并把特定人群，特别是广泛使用和吸收新技术的年轻人作为招募对象。²⁵ 脸书、推特和 YouTube 等是最受欢迎的招募和联络平台。推特特别适合搞群体协调以及让新纳粹分子及其同情者们了解相关活动的最新信息。²⁶ 在 2017 年关闭之前，Stormfront 是一个中心论坛，新纳粹团体和相关仇恨团体可以通过该论坛把世界各地的支持者们联系在一起并招募新的支持者。它还有一个为年轻人设置的讨论

¹⁹ N. Zuo, “YouTube’s neo-Nazi music problem”, BBC, 20 March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bbc.co.uk/news/blogs-trending-43416117>.

²⁰ J. Roettgers, “Spotify Starts Banning Neo-Nazi Bands; Google, Deezer and CD Baby Pledge to Follow Suit”, Variety, 17 August 2017, see at <https://variety.com/2017/digital/news/spotify-deezer-cd-baby-nazi-bands-1202531578/>.

²¹ Berger, “Nazis vs. ISIS on Twitter”, p. 4.

²² 教科文组织，《青年和社交媒体上的暴力极端主义》，第 23 页。

²³ Marwick and R. Lewis, “Media Manipul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Online”, p. 11.

²⁴ 教科文组织，《青年和社交媒体上的暴力极端主义》，第 23 页。

²⁵ 皮尤研究中心，“2018 年青少年、社交媒体与技术”（2018 年 5 月），可查阅：www.pewinternet.org/2018/05/31/teens-social-media-technology-2018/。

²⁶ 教科文组织，《青年和社交媒体上的暴力极端主义》，第 24 页。

板块、一个妇女板块以及国家和区域区。²⁷ 参与者们无需见面就能够在少受干预的情况下推动他们的事业。

14. 脸书用来识别志同道合的人、²⁸ 在网上进行私人讨论、并协调现场会议。²⁹ 例如，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个极右翼和反难民组织能够在短期内建立一个脸书群组网络，以便为聚集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国家的新成员和支持者进行有效交流。新纳粹主义支持者在脸书上分享信息、内容、模因和图像，但这些支持者们主要利用该平台创建群组和组织活动。³⁰ 这些网上团体旨在培养他们的社群意识，并帮助聚集所谓的“单独行动者”。它们还为小型或分散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创造机会，致力于跨国联合进行在美国和欧洲传播的种族仇恨活动。³¹ 许多极右组织似乎都结合利用公共群组、封闭群组和秘密群组，公共群组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封闭群组是任何人都可以搜索但需要批准才能加入，秘密群组必须邀请才能加入。当一个人要求加入一个封闭的新纳粹群组时，通常需要经过审查程序，例如上传一个宣誓效忠于该事业的视频或提出在 Skype 上进行面谈。³² 这些方法通常使脸书的管理团队很难对仇恨内容进行监控。

15. 可持续的网上招募和联络依赖带有种族色彩的消息传递，以避免遭到公然谴责。例如，一个最初没有任何种族主义或政治内涵的卡通人物“佩佩蛙”（“Pepe the Frog”）在 2016 年却与所谓的另类右翼运动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新纳粹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仇恨团体。结果，佩佩蛙在主流社交媒体上的形象成为那些分享种族主义观点，特别是鼓吹反犹太主义观点的人的统一象征。在 2017 年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主义活动期间广泛展示了这个卡通形象。³³

16. 为了吸引和招募年轻人，极端主义团体使用视频游戏传播种族优越和种族仇恨思想。2010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基于仇恨的视频游戏用正面形象描绘大多数仇恨团体，宣扬对被视作敌人的群体如黑人和犹太人实施歧视甚至极端暴力行为。这些游戏通常是经典视频游戏的修正版，原游戏中的敌人被宗教、种族和/或族裔少数群体所取代。这些视频游戏的主要目的是向玩家灌输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并使那些已具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在网上排练攻击少数群体的脚本，以后可以在离线状态下利用这些脚本行事。视频游戏也可能有自己的论坛、聊天室和微

²⁷ B. Galloway and R. Scrivens, “The hidden face of hate groups online: a former’s perspective”, VoxPol, 3 January 2018, available at <http://www.voxpol.eu/hidden-face-hate-groups-online-formers-perspective/>.

²⁸ 教科文组织，《青年和社交媒体上的暴力极端主义》，第 15 页。

²⁹ A. Sankin, “The Hate Report: How white supremacists recruit online” Reveal, 12 January 2018, see <https://www.revealnews.org/blog/the-hate-report-how-white-supremacists-recruit-online/>.

³⁰ J.C. Wrong, “How Facebook groups bring people closer together-neo-Nazis included”, The Guardian, 31 July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jul/31/extremists-neo-nazis-facebook-groups-social-media-islam>.

³¹ 教科文组织，《青年和社交媒体上的暴力极端主义》，第 24 页。

³² Wrong, “How Facebook groups bring people closer together”.

³³ 反诽谤联盟，“社会虚拟现实中的仇恨”。

博工具。也可利用这些手段扩大宣传和招募新的年轻的追随者。一些实验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玩充满暴力画面的视频游戏可能导致更高的敌意期望和更严重的攻击性行为。正如特别报告员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所述，虽然研究结果表明青年暴力行为与极端主义宣传之间存在关联，但因特网和社交媒体在推动任何激进化进程中的实际作用有待进一步探索。³⁴

17. 近年来，仇恨团体也大量依赖网络平台，策划、筹资和传播有关公众活动的信息，如集会、示威和暴力行为事件。例如，据媒体报道指出，一个面向游戏玩家的群聊平台网站 **Discord** 在策划 2017 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主义活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³⁵ 直到一年前，这个群聊平台还深受新纳粹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喜爱，他们分享许许多多的希特勒模因、白人民族主义对历史的篡改和电脑游戏策略。³⁶ 在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主义事件导致一名反法西斯主义抗议者被杀之后，该平台采取行动封杀了 **Discord** 的几个最大的另类右翼社群，剥夺了他们使用他们其中的一个主要沟通和组织工具的权利。

18. 新纳粹团体和其他团体也利用数字平台为其活动筹募资金。大多数主流筹款平台允许人们利用网络为各种项目提供资金和筹募资金。它们制定政策和行为守则，禁止开展宣传种族主义仇恨言论和暴力行为的活动。³⁷ 一些在线筹款公司利用这些政策阻止了与极端主义有关联的团体在其平台上活动。然而，最近的一个事态发展是，新纳粹主义支持者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在线加密货币来支持他们的运动和行动。³⁸ 2018 年初，南方穷人法律中心公布了一份与白人至上主义领导人和组织密切相关的 200 个比特币账户清单。该组织解释说，分散在个人之间的加密货币对仇恨团体领导人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极端主义者具有吸引力，任何公司或政府都无法干预以阻止捐款的流动。³⁹

三. 适用的种族平等框架

A. 国际法

19.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强烈限制宣传种族主义和仇外表现形式，并禁止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偏见，这等

³⁴ 教科文组织，《青年和社交媒体上的暴力极端主义》。

³⁵ K. Roose, “This was the alt-right’s favorite chat app. Then came Charlottesville”, *New York Times*, 15 August 2017, available at www.nytimes.com/2017/08/15/technology/discord-chat-app-alt-right.html。

³⁶ Joseph Bernstein, “A thriving chat startup braces for the alt-right”, *Buzzfeed News*, 23 January 2017, available at 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josephbernstein/discord-chat-startup-braces-for-the-alt-right。

³⁷ S. Dang, “Charlottesville: crowdfunding sites refuse to host campaigns raising money for neo-Nazi murder suspect”, *The Independent*, 15 August 2017. Available at 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charlottesville-latest-james-alex-field-crowdfunding-white-nationalists-kkk-neo-nazis-gofundme-a7893891.html。

³⁸ 南方穷人法律中心，“比特币取代了传统的筹款来源，为仇恨团体填补了空白”，2017 年 12 月 27 日。可查阅：<https://www.splcenter.org/hatewatch/2017/12/27/place-traditional-fundraising-sources-bitcoin-fills-gap-hate-groups>。

³⁹ 南方穷人法律中心，“比特币和另类右翼分子”，可查阅：<https://www.splcenter.org/bitcoin-and-alt-right>。

同于煽动歧视、敌对或暴力行为。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关于打击种族主义仇恨言论的第 35(2013)号一般性建议中详细阐述了缔约国应如何根据《公约》处理对种族主义言论进行监管的问题，并强调了用于指导会员国做法的一些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回顾说，种族平等和表达自由之间是共生关系，不应以竞争或零和方式相互对立。相反，平等和不受歧视权以及表达自由权应作为相互支持的人权充分反映在法律、政策和实践中。⁴⁰ 特别报告员谨重申联合国若干人权机制、其前任和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立场，即这些义务在网上也同样适用。⁴¹

20.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4 条规定缔约国应谴责以种族、民族血统、肤色或族裔具有优越性的思想或理论为依据的一切宣传和组织，或者试图辩护或鼓吹任何形式种族仇恨和歧视的一切宣传和组织。它还要求缔约国承诺立即着手采取积极措施，根除一切挑起此类歧视的煽动或行为，并依法惩处传播以种族优越或仇恨为根据的思想，或煽动歧视或歧视行为。委员会为缔约国根据第 4 条通过打击种族主义言论的立法提供具体指导，特别报告员鼓励各国审查委员会的第 35 号一般性建议，以便从其具体指导中受益。

21.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 条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只有法律才能限制这种自由，并且是为保护他人的权利或声誉和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所必需。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不仅必须是迫不得已的，而且还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以达到有理由作出这一限制的合法目的。⁴² 《公约》第 20 条规定，缔约国必须在法律上禁止鼓吹构成煽动歧视、敌对或暴力的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人权事务委员会和一些人权机制将该条款解释为规定了一个高门槛，因为对言论的限制必须属于例外情况。

22. 表达自由也体现在《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中。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重申，表达自由已被纳入《公约》，这有助于更充分了解国际人权法下的表达自由参数。在确定哪些种族主义表达形式应受到法律的惩罚时，委员会强调了具体情况的重要性，其中包括：(a) 言论的内容和形式；(b) 经济、社会和政治气候；(c) 发言者的身份和立场；(d) 言论的范围；(e) 言论的目标。缔约国必须采取紧急行动，确保违反《公约》规定的标准的种族主义表达形式受到法律的惩罚。正如前任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所述，各国还必须将网上特殊类型的行动和表达形式定为刑事犯罪并予以禁止，包括直接和公开煽动种族灭绝和煽动构成煽动歧视、敌对或暴力的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见 A/66/290，第 25 和 28 段)。委员会还建议，将种族主义表达形式定为刑事犯罪仅限于严重案件，能够证明排除合理怀疑，并受合法性、相称性和必要性原则之约束，⁴³ 情节较轻的案件则使用非刑事制裁手段加以处理。《公约》规定，缔约国需宣布鼓吹和煽动

⁴⁰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关于打击种族主义仇恨言论的第 35(2013)号一般性建议，第 45 段。

⁴¹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 35(2013)号一般性建议；A/HRC/26/49；A/67/326；A/HRC/38/35 和 A/67/357。

⁴² 见 Velichkin 诉白俄罗斯(CCPR/C/85/D/1022/2001)，2005 年 10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

⁴³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意见和表达自由的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2011 年)，第 22-25 和 33-35 段。

种族歧视的种族主义组织为非法组织并加以禁止，这意味着它们必须根据第 4 条 (b) 款采取行动禁止种族主义组织，包括在这类组织利用狂热的民族民粹主义，企图将其极端意识形态或种族、族裔或宗教仇恨和不容忍主流化的情况下。《公约》认为光有打击种族主义表达形式的立法是不够的。第 6 条明确指出，为免受种族歧视提供有效保护和补救与正式条款同等重要。

23. 令人遗憾的是，会员国有时会以关切种族主义或不容忍言论为托词非法压制表达。在这方面，委员会关切地看到利用对言论自由的广泛或模糊限制损害了受《公约》保护的群体。特别报告员赞同委员会的坚定立场，即不应把监测和打击种族主义言论的措施作为借口，限制抗议不公正、对社会不满或反对意见的表达形式。⁴⁴ 绝不容忍对少数宗教团体、政治反对派、学者、人权维护者或其他行使适当的表达自由权的人适用诋毁法和诽谤法，即使在网上也不行。特别报告员强烈谴责公共和私人行为者企图将平等和不歧视语言作为扼杀合法表达形式的手段。特别报告员也同样谴责公共和私人行为者企图利用表达自由的语言作为侵犯他人享有平等和不歧视权利的手段或借口。

24. 委员会强调指出，虽然《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4 条是禁止种族主义言论的主要工具，但《公约》载有对实现第 4 条所述目标至关重要的其他条款。第 4 条明确援引了第 5 条，该条保证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权利和在享有的人权中有不受种族歧视的权利，包括表达自由权。第 6 条规定对违反前面提到的《公约》所载权利的行为采取有效补救措施，第 7 条强调了教育在促进平等和容忍方面的重要性。

25.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谴责基于种族或民族偏见的新纳粹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和暴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持续存在和重新抬头。它还谴责宣扬种族优越性和相关歧视理论的政治纲领和组织，以及基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立法和做法，强调它们有悖于民主、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它在第 94 段中进一步重申，由公共当局、机构、媒体、政党或全国性或地方组织的行为或不行为造成对不同血统的人的污名化，不仅是一种种族歧视行为，而且是在煽动此类行为的复燃，造成恶性循环，加剧种族主义态度和偏见。

26.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在关于禁止鼓吹煽动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等构成煽动歧视、敌对或暴力的《拉巴特行动计划》中，也对限制表达自由提出高门槛。它概述了一个符合委员会方法的六部分门槛测试，同时考虑到具体情况、发言者、意图和内容，以及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和伤害程度。《拉巴特计划》协商进程旨在加深了解表达自由与煽动仇恨之间的关系。人权高专办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关切，会员国如何能经常避免惩罚违反《公约》第 20 条的肇事者，同时监督通过滥用关于言论的措词含糊的国内立法、判例和政策对少数群体进行的事实上的迫害。报告还发现，世界各国的反煽动法有时过于狭隘或含糊不清(见 [A/HRC/22/17/Add.4](#)，附录，第 11 段)。《拉巴特行动计划》建议关于煽动仇恨的国

⁴⁴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建议，第 20 段。

内法律框架明确提到《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并纳入《关于表达自由和平等的卡姆登原则》⁴⁵ 等所界定的仇恨、歧视、暴力和敌意等关键术语的完整定义。⁴⁶

B. 区域法律

27.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规定了平等和不受歧视的权利(第 2、第 19 和第 28 条等)，并保障表达自由权(第 9 条)。虽然《宪章》中没有明确提及煽动种族仇恨或暴力行为，但是，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谴责在因特网上使用仇恨言论，如诋毁他人、宣扬仇恨、鼓动基于标准，包括种族、肤色、宗教、民族血统、性别、残疾或其他一些特征，对某一群体采取暴力行为的任何一种言论。⁴⁷

28. 种族仇恨、仇外心理和仇恨言论违反了《美洲人权公约》所保障的基本人权(第 1 条和第 13 条第 5 款)。《公约》规定了表达自由(第 13 条)，并指出，凡宣扬战争和鼓吹构成煽动不法暴力行为的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或以任何理由包括以种族、肤色、宗教、语言或民族血统为由对任何个人或群体采取任何其他类似的行动，应被视为可依法惩处的罪行。此外，美洲人权委员会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与前任意见和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及其他专家一道宣布，凡是煽动或宣扬种族仇恨、歧视、暴力和不容忍的表达形式都是有害的，这些表达形式往往与危害人类罪如影随形，或发生在危害人类罪之前。⁴⁸

29. 《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又称《欧洲人权公约》)禁止以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为理由进行歧视，确保不受歧视地享有权利和自由(第 1 和第 14 条)。在保护表达自由权的同时，《欧洲公约》没有具体提及免于仇恨言论的保障。不过，欧洲人权法院有大量对仇恨言论和美化纳粹主义事项进行裁决的判例，包括在数字空间中。⁴⁹ 在 *Lehideux* 和 *Isorni* 诉法国的案例中，法院认定，否认或篡改如大屠杀等明文确定的历史事实，不会受到《欧洲公约》规定的表达自由权的保护。⁵⁰

⁴⁵ 另见 A/67/357，第 44-46 段。

⁴⁶ 见 www.article19.org/resources/camden-principles-freedom-expression-equality/。另见 E/CN.4/1996/39，附件；和 A/67/357，第 39-45 段。

⁴⁷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关于非洲因特网上信息和表达自由权的决议(ACHPR/Res.362(LIX) 2016)。

⁴⁸ 见 E/CN.4/2002/75，附件六。另见 Igcio Gagliardone et al, “Countering online hate speech”, 教科文组织因特网自由系列(2015 年，巴黎)，第 24 页。可查阅：www.nohate.es/media/uploads/countering_online_hate_speech_.pdf。

⁴⁹ 欧洲人权法院，关于网上仇恨言论和否定主义/修正主义的判例，*Delfi AS* 诉爱沙尼亚案，第 64569/09 号诉状，2015 年 6 月 16 日判决书；*MagyarTartalomszolgáltatók Egyesülete* 和 *Index.hu Zrt* 诉匈牙利案(2016 年)；*Pihl* 诉瑞典案(2017 年)；*Smajić* 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案(2018 年)；*Nix* 诉德国案(2018 年)；*Garaudy* 诉法国案(2003 年)；*Honsik* 诉奥地利案(1995 年)；*Marais* 诉法国案(1996 年)；*M'Bala M'Bala* 诉法国案(2015 年)；欧洲人权法院，“仇恨言论”，情况介绍，2018 年 6 月。可查阅：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FS_Hate_speech_ENG.pdf。

⁵⁰ 欧洲人权法院，*Lehideu* 和 *Isorni* 诉法国案，第 55/1997/839/1045，号，1998 年 9 月 23 日判决书。可查阅：<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58245>。

30. 欧洲联盟法律将非法仇恨言论定义为“公开煽动针对群体或个人的基于某些特征，包括种族、肤色、宗教、血统和民族或族裔本源的暴力或仇恨”。⁵¹ 欧洲委员会通过了《网络犯罪公约》关于将利用计算机系统犯下的种族主义或仇外行为定为刑事罪的附加议定书》，其中禁止在网上推送种族主义和仇外材料。⁵² 该《议定书》禁止否认、最大程度地淡化、赞同种族灭绝或危害人类罪并为其寻找理由。《附加议定书》的起草人后来解释说，容许表达这种思想是对曾经是这种罪恶的受害者及其亲属的侮辱，最终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尊严。⁵³ 起草人还解释说，这项规定旨在涵盖大屠杀和自 1945 年以来的其他种族灭绝及危害人类罪。⁵⁴

31. 2000 年，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禁止利用因特网散播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反犹太主义材料的第 6 号一般政策建议，其中特别要求各国将打击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反犹太主义的问题纳入目前和未来在国际上开展的旨在制止因特网上非法内容的一切工作中，并支持因特网行业采取自我管制措施，如反种族主义热线、行为守则和过滤软件，以打击因特网上的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反犹太主义的表达形式，并鼓励在该领域进行更多研究。⁵⁵ 委员会成员在其关于禁止仇恨言论的第 15 号一般政策建议(2015 年)中回顾说，一切管制行动必须符合表达自由权，⁵⁶ 在许多情况下，更多依赖自我管制方式处理使用仇恨言论的问题不仅更加有效，也更合适。⁵⁷

四. 打击网络上的新纳粹主义和其他相关不容忍表现的良好做法

A. 会员国的做法

32.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采取法律行动，禁止宣扬纳粹主义和相关意识形态，将否认大屠杀定为刑事犯罪、禁止新纳粹主义信息、禁止种族主义仇恨言论、禁止纳粹符号，包括图像，书籍和材料。⁵⁸ 至少有一个国家提出了一项法案，规定社交媒体平台必须在 24 小时内删除违反国家仇恨言论立法的内容，包括与新纳粹主

⁵¹ 关于通过刑法手段打击某种形式和表现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框架决定。可查阅：<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LEGISSUM:l33178&from=EN>。

⁵² 《欧洲委员会网络犯罪公约》及其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犯下的种族主义和仇外行为定为刑事罪的《补充议定书》，第 1 和第 2 条。可查阅：<https://www.coe.int/fr/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rms/090000168008160f>。

⁵³ 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犯下的种族主义和仇外行为定为刑事罪的《网络犯罪公约补充议定书》的解释性报告。可查阅：<https://rm.coe.int/CoERMPublicCommonSearchServices/DisplayDCTMContent?documentId=09000016800d37ae>。

⁵⁴ 同上，第 40 段。

⁵⁵ 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关于打击通过互联网传播种族主义、仇外和反犹太主义材料的第 6 号一般政策建议(2000 年 12 月 15 日通过)可查阅：www.coe.int/web/european-commission-against-racism-and-intolerance/recommendationno.6。

⁵⁶ 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关于仇恨言论的第 15 号一般政策建议(2015 年)第 133 段。

⁵⁷ 同上，第 130 段。

⁵⁸ 从波兰、葡萄牙、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和乌克兰收到的材料。

义相关的内容。⁵⁹ 除限制性法律外，一些国家还设立了负责处理网上仇恨言论案件的政府部门，或要求负责处理电信的政府部门处理网上仇恨言论案件。⁶⁰ 一些国家也采取政策和计划包括举措，处理网上的种族主义仇恨言论。⁶¹ 到 2018 年初，大约三分之二的欧盟成员国都设有一个负责网上仇恨言论的国家联络点。⁶² 只要各国不把对仇恨言论的监管作为审查和其他滥用行为的借口，这种做法就是良好做法。

33. 但是，并非所有国家在将否认大屠杀或宣扬纳粹主义定为刑事犯罪方面都有同等程度的期望。有些国家将所有与纳粹有关的信息包括否认大屠杀⁶³ 都严格定为刑事犯罪。而另一些国家则以言论和表达自由为由，使种族主义言论受到保护。⁶⁴ 例如，在一个国家，种族主义仇恨言论，包括网上同情新纳粹及其相关意识形态的内容，得到了与《宪法》和法院判例规定的表达和意见自由权有关的最高级别的保护。⁶⁵ 国家对网络仇恨容忍程度不同及网络仇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造成了监管上的问题，并且在对新纳粹主义团体传播的排外和种族主义材料和内容的处理方面出现了差异，特别是许多此类团体是跨国经营。如果某人居住在限制网络种族主义言论的辖区内，但只要依赖因特网服务提供商或设于容忍此类内容的国家的托管平台，就可躲避处罚。⁶⁶ 这对因特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应承担的责任形成了双重标准。⁶⁷ 全球各国立法的差异对网络内容的监管、上传种族主义内容的人的应担责任以及科技公司的行为和责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⁵⁹ 2018 年 1 月，德国开始执行 *Netzwerkdurchsetzungsgesetz*，这是欧洲此类法律中的第一项法律。这项新法规定社交媒体平台须在 24 小时内删除大多数违反德国严格的反仇恨言论法的内容，否则将面临高达 5 000 万欧元的罚款。被禁内容包括亲纳粹材料。但是，法律的完善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另见反诽谤联盟，“社会虚拟现实中的仇恨”。

⁶⁰ 从葡萄牙和俄罗斯联邦收到的材料。

⁶¹ 从意大利、俄罗斯联邦和西班牙收到的材料。

⁶² 欧洲联盟委员会，“打击网上的非法仇恨言论：委员会倡议显示已持续改进，更多平台加入进来”，2018 年 1 月 19 日，新闻稿。

⁶³ Jacqueline Lechtholtz-Zey, “The laws banning Holocaust denial: revised from GPN issue 3”, *Genocide Prevention Now*, No.9,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ihgilm.com/wp-content/uploads/2016/01/Laws-Banning-Holocaust_Denial.pdf.

⁶⁴ Flemming Rose, “The problem with hate speech laws in Europe”, *El Pais*, 30 January 2017. Available at https://elpais.com/elpais/2017/01/30/inenglish/1485772786_432779.html; Reeta Pöyhtäri, “Limits of hate speech and freedom of speech on moderated news websites in Finland, Sweden,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nales*.

⁶⁵ 美国允许《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一切言论表达形式，除非利用仇恨的因特网通信煽动即将付诸实施的不法行动或构成真正的威胁；见美国最高法院，*Reno 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997 年）。另见 D. Hudson Jr. and Mahad Ghani, “Hate speech online”, *Freedom Forum Institute*, 18 September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freedomforuminstitute.org/first-amendment-center/topics/freedom-of-speech-2/internet-first-amendment/hate-speech-online/>.

⁶⁶ Alkiviadou, “Regulating Internet Hate”。

⁶⁷ Morris Lipson, “Regulating hate speech content for the Internet: the legal jurisdiction puzzl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2004. Available at <https://www.osce.org/fom/36097?download=true>.

34. 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区域人权机制或国家法庭封锁对这类内容的获取来克服为带有仇恨言论的网站、论坛或其他平台提供管辖安全庇护的问题。⁶⁸ 此外，在新纳粹或其他种族主义仇恨内容被禁止的国家，科技公司必须遵守反对否认大屠杀和任何形式美化纳粹主义的国家立法。在一些实施此类法律的欧洲国家，用户无法获取新纳粹主义内容，⁶⁹ 例如可以在没有施加类似限制的邻国观看的 YouTube 视频。⁷⁰ 虽然这些策略值得称道，但通常比较昂贵，效果有限，如果设计和实施不当，可能对获取信息和信息自由产生不利影响。⁷¹

B. 科技公司的良好做法

35. 在数字时代早期，许多国家通过规则，保护技术中介(包括因特网服务供应商、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机构)免于为第三方在其平台上推送的内容承担责任(见 A/HRC/38/35，第 13 段)。⁷² 尽管如此，过去五年中，许多这样的科技公司仍在认真地打击网络种族主义仇恨言论，⁷³ 包括美化纳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表达形式。GoDaddy、谷歌和 Airbnb 等公司已采取行动，从其服务中删除了白人民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内容。⁷⁴ 过去一年，其他平台，如推特、脸书和 YouTube，查禁了威胁使用暴力或推动仇恨运动的个人用户。⁷⁵

⁶⁸ 例如，西班牙允许司法机构封锁不符合西班牙法律的互联网网站。另见欧洲人权法院，Perrin 诉联合王国(第 5446/03 号，ECHR 2005-XI)。德国联邦法院认定，上传到互联网的所有材料都必须符合德国的反仇恨立法，无论材料是在哪个国家生成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唯一要素是德国互联网用户的可访问性。另见 Alkiviadou, “Regulating Internet Hate”。

⁶⁹ 见 LICRA 诉雅虎案!(2000 年); Agnieszka Pikulicka-Wilczewska, “Nazi-inspired jewellery, trinkets wiped from auction site”, Al Jazeera, 29 July 2018, available at 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nazi-inspired-jewellery-trinkets-wiped-auction-site-180728225153685.html; and Zuo, “YouTube’s neo-Nazi music problem”。

⁷⁰ YouTube 提交的材料。

⁷¹ Sandy Starr, “Understanding hate speech”, in *The Media Freedom Internet Cookbook*, Christian Möller and Arnaud Amouroux, eds. (Vienna, OSCE, 2004). Available at <https://www.osce.org/fom/13846?download=true>。

⁷² Mozilla 提交的材料。

⁷³ Conor Cawley, “The tumultu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hate speech”, Tech.co, 4 January 2018. Available at <https://tech.co/relationship-social-media-hate-speech-2018-01>。

⁷⁴ Christine Hauser, “GoDaddy severs ties with Daily Stormer after Charlottesville article”, New York Times, 14 August 2017, available at www.nytimes.com/2017/08/14/us/godaddy-daily-stormer-white-supremacists.html?_r=0。

⁷⁵ A. Robertson, “YouTube bans neo-Nazi channel after criticism over hate speech rules”, The Verge, 28 February 2018, available at www.theverge.com/2018/2/28/17062002/youtube-ban-atomwaffen-neo-nazi-channel-hate-speech-rules; Roose, “This Was the Alt-Right’s Favorite Chat App”; M. Little and S. Hollister, “Reddit, Facebook ban neo-Nazi groups after Charlottesville attack”, Cnet, 15 August 2017, available at www.cnet.com/news/reddit-facebook-bans-neo-nazi-groups-charlottesville-attack/。

1. 行为守则、规则和道德守则

36. 许多公司已经采用并定期更新行为守则或道德守则，包括对网络仇恨言论的规定。所有为本报告提交信息的公司都制定了反对多少含有美化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和相关内容的仇恨言论的政策。

37. 例如，托管维基百科和多个项目的维基媒体基金会承认网上传播有害内容的危害性。该基金会政策规定，有害内容贡献者不得使用维基百科文章、用户名、论坛页面或用户页面作为鼓吹种族主义仇恨言论和/或新纳粹主义或相关意识形态原则的手段。⁷⁶ 推特有自己的包括针对仇恨内容和行为的行为守则和规则，⁷⁷ 以及媒体政策，以制止此类行为和内容，并抵制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宣传。⁷⁸ 因特网服务提供商 Mozilla 为制止仇恨言论、包括新纳粹主义和相关意识形态的传播，在世界各地开展项目、提高认识、向立法者进言、并研制工具和建立机制。⁷⁹ YouTube 通过谷歌制定了反仇恨言论政策，同时鼓励言论自由。其政策禁止以种族、族裔或宗教信仰为由，煽动对一群人的仇恨和暴力行为。⁸⁰ YouTube 允许对一个民族国家提出批评，“除非内容的主要目的完全是基于种族的原因煽动仇恨一群人，或者内容以[种族、族裔血统或宗教信仰]为由，宣扬暴力行为”从而违反其政策。⁸¹ 此外，脸书还制定了禁止在其平台上发表仇恨言论的规则，以此作为防止出现“恐吓和排斥环境以及……现实世界暴力”的手段。⁸² 脸书将仇恨言论定义为基于种族、族裔、民族血统、宗教归属、性取向、性别，性别认同或严重残疾或疾病的“对人的直接攻击”。脸书将网上“攻击”定义为“暴力或泯灭人性的言论，高低贵贱的言论或叫嚣排斥或隔离”。⁸³

2. 与新纳粹主义相关内容的审核

38. 为了遵守其政策和规则，科技公司采取了若干举措，在其平台上打击种族主义仇恨言论，包括新纳粹团体或其他仇恨团体的仇恨言论。维基百科文章中的引文必须来源可靠，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减少整个平台上虚假和有害意识形态的传播。⁸⁴ 谷歌和 YouTube 依靠用户识别可能违反其政策的内容。⁸⁵ 如果收到可能违反政策的举报，它们会审查内容并采取措施，包括限制存取内容、删除内容、不让打印内容以及限制或终止用户对谷歌产品的访问权限。YouTube 还有一个黑

⁷⁶ 维基媒体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⁷⁷ 推特公司提交的材料。另见 <https://help.twitter.com/en/rules-and-policies/hateful-conduct-policy>。

⁷⁸ 推特公司提交的材料。

⁷⁹ Mozilla 提交的材料。另见 www.mozilla.org/en-US/about/manifesto/。

⁸⁰ YouTube 关于仇恨言论的政策，可查阅：<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2801939?hl=en>。

⁸¹ 同上。

⁸² 脸书社群标准，可查阅：https://www.facebook.com/communitystandards/objectionable_content/。

⁸³ 同上。

⁸⁴ 维基媒体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⁸⁵ 谷歌用户内容和行为政策，可查阅：<https://www.google.com/+policy/content.html>。

名单功能，可以在用户视频的评论中阻挡用户不希望出现的关键词和术语——例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仇视同性恋。⁸⁶ 上传者 and 评论者都可以标记可能违反 YouTube 政策的评论或内容。可能会对评论进行审查，以供频道创作者或 YouTube 版主批准。⁸⁷

39. 虽然脸书关于删除内容的政策仍然相当笼统和模糊，⁸⁸ 但它也删除了美化暴力或庆祝苦难或羞辱他人的内容，理由是这些内容制造了一个阻挠参与的环境。允许存取图片内容，但有一定的限制，以帮助人们提高对侵犯人权或恐怖主义行为等问题的认识。可能尤其会对图片或暴力内容贴上警告标签，使受众并非都能获取这些图片或内容。

3. 与各国、区域机制和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私营伙伴关系

40. 为编写本报告提供咨询的一些科技公司强调他们致力于遵守国内立法。一些公司还在探讨如何与会员国以及区域机构就网上内容监管问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一些公司报告称，他们努力与民间社会组织进行磋商与合作，特别是关于为内容监管⁸⁹ 和人权培训⁹⁰ 提供指导。

41. 例如，Mozilla 与决策者(包括在欧盟层面)以及其他科技公司(包括脸书和推特)密切合作。它主张反对把过滤筛选作为压制某些不想看见的网络内容的方法，因为这很难做到正确识别。Mozilla 还提及在使用一揽子识别和自动化技术时可能危及用户的表达自由。⁹¹

42. 2016 年 5 月，脸书、微软、推特和 YouTube 承诺通过实施行为守则遏制欧洲网上仇恨内容的传播，该行为守则针对以种族、肤色、宗教、血统或国籍或族裔出生为由，煽动暴力行为或制造仇恨。行为守则强调表达自由权和民间社会组织在打击负面和有害言论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促使科技公司承诺确保其平台不为网上非法仇恨言论传播病毒提供机会。⁹² Google+、Instagram、Snapchat 和最近加入的 Dailymotion 宣布他们将采用该行为守则，⁹³ 根据这项行为守则，科技公

⁸⁶ Submission from YouTube. See also “YouTube fait évoluer son système de commentaires”, Le Monde, 4 Novem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lemonde.fr/pixels/article/2016/11/04/youtube-fait-evoluer-son-systeme-de-commentaires_5025220_4408996.html.

⁸⁷ YouTube 提交的材料。

⁸⁸ https://www.facebook.com/communitystandards/content_related_requests/.

⁸⁹ 谷歌还与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反诽谤联盟合作。谷歌提交的材料。

⁹⁰ 推特提交的材料。

⁹¹ Mozilla 提交的材料。

⁹² 关于打击网上非法仇恨言论的行为守则，可查阅：https://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newsroom/image/document/2016-50/factsheet-code-conduct-8_40573.pdf。

⁹³ 欧洲委员会，“打击网上非法仇恨言论：#NoPlace4Hate”，2018 年 7 月 11 日。可查阅：http://ec.europa.eu/newsroom/just/item-detail.cfm?item_id=54300。

司已删除了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标记为非法仇恨言论中的 70% 的内容。⁹⁴

五. 结论和建议

43. 特别报告员主要关切的是，对新纳粹主义和相关意识形态的支持日益高涨，特别是通过使用新的数字技术。现有国际和区域人权框架提供了相关原则，各国应在法律和实践中有有效实施，以便处理网上这类形式的种族主义和不容忍现象。

44. 特别报告员谨重申任务负责人在以往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及其他助长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仍然适时而有效。她敦促各国继续努力，立即采取措施打击这种做法或新纳粹主义或相关不容忍意识形态的任何直接或间接表现形式，包括在数字空间中。

45. 关于网上的包括新纳粹团体或其他仇恨团体的种族主义言论，特别报告员敦促会员国执行联合国其他机构，特别是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打击种族主义和仇外表达形式方面提出的具体建议。该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建议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由于空间有限，在此不赘述其中的实用指南。

46. 根据委员会的导则，特别报告员敦促缔约国撤销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4 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0 条的保留。她还重申第 35 号一般建议第 9 段，其中指出，作为最低要求和不妨碍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情况下，制定反对种族歧视的全面立法包括民法、行政法和刑法，对于有效打击种族主义仇恨言论是不可或缺的。即使网上交流，种族平等和表达自由也是相辅相成的。《拉巴特行动计划》是另一种资源，可用来帮助会员国寻求以符合人权的方法打击种族主义表现形式。

47. 应让受新纳粹团体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影响最严重的社区的代表参与制定法律和政策(见 A/67/326, 第 49 段; 和 A/HRC/26/49, 第 55-63 段)。根据国际人权法制定禁止种族主义仇恨言论和煽动仇恨和暴力的法律至关重要，但应与致力于种族歧视问题和打击与新纳粹主义相关的不容忍行为的民间社会组织协商确定这些法律。这些组织在报道、监督和倡导反对网上的新纳粹主义和其他极端意识形态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制作地图和建立数据库、报告新纳粹仇恨或相关活动的案例、并向国内和区域法院提出申诉，民间社会为打击在网上传播这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做出贡献(A/HRC/26/49, 第 55-63 段)。⁹⁵

⁹⁴ 欧洲联盟委员会，“打击网上的非法仇恨言论：委员会倡议显示已持续改进，更多平台加入进来”，2018 年 1 月 19 日，新闻稿。可查阅：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261_en.htm。

⁹⁵ 另见南方穷人法律中心、反诽谤联盟、进步通信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制作的“仇恨地图”。

48. 光靠刑事和民事处罚不足以终止网上的种族和仇外不容忍现象。会员国应该投入更多资源，累积和分享关于成功积极的措施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在发生违法行为后实施制裁。

49. 科技公司将继续在打击网上不容忍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会员国应与私营部门协同工作。

50. 科技公司必须投入必要的资源，确保其行为守则和实际做法体现对种族平等的认真承诺和对符合国际人权法和原则的表达自由权的认识。

51. 因此，科技公司应致力于打击《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4 条所界定的和《拉巴特行动计划》阐述的种族主义仇恨言论。他们还应该接受《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最近提出的内容监管框架([A/HRC/38/35](#))。